

論《和諧》中御冷彌迦與其社會價值觀的衝突

關鍵字：御冷彌迦、社會價值觀、生命主義、價值觀衝突、和諧

一、前言

《和諧》為日本作家伊藤計劃推出之長篇科幻小說，描述主角們對於他們社會制度的疑慮，並藉由主角之間的對話、行動表現對於書中社會的種種看法。全文以第一人稱敘述，透過主角霧慧敦和御冷彌迦的視野觀察對於政府根據生命主義成立個人醫療、狀態監控系統的想法和回憶，表現自身對於社會制度的意見。

書中描寫政府秉持「生命主義」——以人類的生命安全為最優先考慮事項進行各種政策的理念，推行各項制度，並藉由犧牲人民的自由和隱私來達成目標、透過社會評價數值化、禁止暴力書籍和媒體等方法實踐理念，但書中主角御冷彌迦卻不贊同生命主義和其政策，在學生時期以自殺來展現自己反抗的意志。然而，經過消滅人類意識的實驗後，她贊同政府創造和諧社會的想法，卻企圖以大規模動亂逼迫政府啟動和諧程式消滅所有人類的意識。

御冷彌迦，是書中主要討論的對象，她從學生時期就和一般人的思考模式不同，經常提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問題和論點。起初想法和社會的生命主義價值觀大相逕庭，因此做出自殺的舉動表現自己的反抗意識；儘管如此，長大後卻是傾向贊同政府創造和諧社會的想法，卻又做出恐怖行動，危害社會安危。如此詭譎的行徑，不禁使筆者開始思考：社會中的價值觀是透過哪些手段落實而成？什麼樣的價值觀可以使大部分的民眾相信而遵行？御冷彌迦的想法在學生時期，以及成人後兩個時期價值觀的差別為何？最重要的是：這個被完善規劃的社會所秉持的理念和御冷彌迦的價值觀，兩者衝突處為何？兩者是否一直處於相對的立場？

因此，筆者先針對書中社會的價值觀進行分析，探究在這看似和美安樂的社會中所蘊含的價值核心為何，再分析御冷彌迦在學生時期和成人後價值觀的差異，以及她的行動背後的意圖，最後討論和社會存在的理念的相似點和衝突處，以及作者塑造御冷彌迦多次衝撞社會體制形象的目的。

二、生命主義——生府的理念與落實

(一) 生命主義

政府認為人類生命的價值應優先於萬物，也就是書中所提及之「生命主義」，因此改組為「生府」。生府的政策以人民的健康、福祉為最優先考慮因素，而這個政策的產生是因為主角所在社會的數年前，人類因戰爭、疾病受到迫害，所以政府希望可以透過控制人們的隱私和思想來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利，並致力於排除一切對人類有害的物質、行為，包括菸酒、自殺。書中曾提及：

疾病、菸、酒，是特別重要的道具。要保持身體健康——被這個觀念附身的日本，不，全世界的生府圈都一樣，任你搜遍各個角落都不會發現這些道具的存在。¹

也就是說，對於生府而言，保障民眾的「健康」為其最重要的核心主旨，而民眾對於有害物質（甚至是助興物質）的喜愛，身體、情緒狀態的隱私，甚至是心靈受傷的自我防衛機轉運作，成為生府希望弭平的部分——生命的價值應優先於萬物。

對於政府的理想以及做法，御冷彌迦的母親和霧慧敦談話間，當 Watchme 因精神狀態而發出警告時，彌迦的母親說道：「是啊，很感激有一道視線在我體內守護著我。」²對於政府所安裝的 Watchme，大部份的民眾都如御冷彌迦的母親一樣是心存感激。此外，書中曾提到：

這名老翁多虧有義工發配的糧食和可供住宿的生活支援中心，應該能充分保有人類基本的生活。³

表示生府實行的政策確實有達到功效，使人民可以達到衣食不缺而幸福的生活——對於民眾的基本需求上提供補助以達到滿足。此外，也可側面觀得政府所

¹ 伊藤計劃 (Project Itoh) 著，高詹燦譯，《和諧》，新北市：繆思出版，2014 年，頁 17。

² 伊藤計劃 (Project Itoh) 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136。

³ 伊藤計劃 (Project Itoh) 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84。

提倡的互助互愛的精神確實帶來正面的效用，所以大家願意主動擔任義工，幫助較為弱勢的民眾。

除此之外，為了避免社會發生無法處理的動亂，且民眾無法維持過往營造的和諧的氛圍時，生府因應這個狀況設有「harmony」和諧程式。這個程式的啟動權是由生府最高領導人所掌握，一但啟動和諧程式，將會消除全世界的人類的意識，得以迅速弭平動亂而恢復往常的和平，達到保護全體人類生命的目的，也就是實現生命主義的最終手段。

（二） 生命主義的落實

1. 有形的制度設立和系統監控

為了使人民保持健康，生府強制安裝 Watchme 監視系統於每個市民體內，當系統監測到人體健康異常時，會自動下載系統碼至家中的藥物精製系統中製造對抗疾病所需的物質⁴；此外，也設有自動通報系統，當使用者的行為異常，也就是嘗試做出自殘行為時，會發出警告並緊急通報相關單位處理，並且會特別通知輔導單位安排心理輔導。

另外，生府將個人的資訊公開，並設有社會評價分數，可對一個人在社會的貢獻作出評價、對信用度作出保證。除此之外，社會評價分數也會影響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以及工作，若是一個人的社會評價分數較低，可能會使可從事的工作受限，然而，透過民眾自主性成立的義工團體，他們不會因此窮困潦倒，而保有一定的生活品質。⁵

為了制度的落實，生府成立螺旋監察官事務局，不但監控研究設施中是否操控對人體有害的基因，並以「守護生命權」為旗幟倡導生命主義的重要性⁶。除此之外，螺旋監察官也會前往戰爭地區調停國家之間的戰爭，觀察雙方的動向和意圖並向中央機構提出報告書，決定應該支持哪一方。最後投入調停人員，甚至是軍隊，得以迅速弭平戰爭並盡可能保護絕大多數人類的生命，然後重新營造和諧的社會。⁷

2. 無形的思想控制

文中曾提及：

⁴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19、33。

⁵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84。

⁶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56~57。

⁷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58~59。

過去有種稱做電影的媒體，大部分在現今的全書籍圖書館內閱讀都有困難，因為他們都充滿暴力描寫。要看電影或是接觸暴力視覺資訊，需要有法律認定的資格。像過往的電影這種媒體作品，大多都充斥在我們祥和、高尚的生府社會下所不容許的暴力。⁸

可發現大部分涉及暴力內容的書籍、媒體均被政府禁止，若要討論理由必須以前作《虐殺器官》進行說明。本書背景為《和諧》社會的數年前，當時世界陷入混亂，而美國派遣軍隊鎮壓，希望逮補散播「屠殺文法」⁹的嫌疑犯一約翰·保羅，他曾在對話中提及：

所以要對大範圍的個體造成影響，就只能使用語言。人類需要的不是一對一的傳播，而是一對多。而唯有語言可以進行一對多的傳播。¹⁰

由此可知，語言對人類思考的影響莫大，而因為暴力內容媒體、出版品會透過人類的言語迅速傳播，所以政府藉由禁止暴力的書籍和媒體來杜絕言語、流言的影響，進而塑造一個沒有暴力而和美安樂的社會。

另外，文章中也特別提及「隱私」對於書中社會是一個猥褻的詞語。對此，另一位主角霧慧敦曾說道：

說到這當中的原因，是因為當初和自己有關的資訊，大部分都只會讓自己以及極少數的人知道。因為一切都是隱私。說到它為何會開始帶有不好的

⁸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26。

⁹ 屠殺文法：從人類無法控制糧食生產時，一直保留到現代的腦部功能。必須透過一定數量的感染後才會在社會中發揮功能。屠殺文法會把人腦的價值判斷扭曲到特定方向，並形成「屠殺快要發生」的氛圍。當氛圍達到閾值時，人類與「良心」有關的模組就會被抑制，而被抑制的人就會進行各種形式的屠殺。詳見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麥蘆寶全譯，《虐殺器官》，臺北市：東販出版，2015 年，頁 316~317。

¹⁰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麥蘆寶全譯，《虐殺器官》，頁 317。

含義，是因為這類資訊逐漸變得不再隱私，如今遺留下來的隱私，就只剩

下性愛這類和色情有關的事了。¹¹

為了保護人類的生命，生府將一切資訊都透明化。即使有一些細節資訊被忽略，因為生府倡導的資訊公開化，導致真正大家能接受可以屬於隱私領域的只有「性愛」等較為色情的資訊，導致「隱私」在每個人心中成為一個猥褻、不純潔的語詞。因此，受到周圍人們目光壓力之下，鮮少人會堅持隱私的概念，轉而選擇公開個人資訊。藉此，生府可以掌控每個人民的行動、資訊，進而利用群眾壓力來控制思想模式。

藉由有形的制度、裝置設立，以及無形的思想控制，生府得以落實自己的制度和理念，並且維持社會的和諧。

三、學生時期御冷彌迦的想法和作為

(一) 價值觀的展現

書中藉由的御冷彌迦的好友霧慧敦作為敘事者，以旁觀者的角度闡釋御冷彌迦的言論、思想，和行動。御冷彌迦從學生時期就可以發現她對於生府理念的不滿，她曾表示：

一起宣佈我們不要變成大人。這個身體、這對乳房、那個私密處、這個子宮，全都歸我個人所有，我們一起靜靜向這世界吶喊。¹²

這部分可以解讀為兩點：一是御冷彌迦反對身體公共化的概念，因為她認為身體是屬於自己的，不該被社會所掌控，之後故有御冷彌迦自殺的行動表現——「自己才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生命權」的想法落實。第二則是因為御冷彌迦了解成年後身體會受到人體恆常健康監視系統的監控、控制，而這個系統則是限制自由、控制人類發展的象徵。所以她極度希望可以擺脫其社會價值觀的束縛。

¹¹ 伊藤計劃 (Project Itoh) 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126。

¹² 伊藤計劃 (Project Itoh) 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14~15。

另外，御冷彌迦對於互相關愛的社會感到反感，她認為生府所提倡的理念無形之間限縮人類生存的意義，因為生府致力於消除有害於人類有害的事物，並透過各種方法塑造一個理想的社會，然而生府將過去人們不願意公開的事物全部公開並加以控制，包括生活和思考，而人民依據生府的理念塑造一個互信互愛的氛圍，並期望每個人都必須遵守之，御冷彌迦認為社會這種刻意營造之慈愛的氛圍是虛假的。她曾在與霧慧敦談話時提及：

這個身體歸我所有。我想過自己的人生。而不是靜靜等著被彼此關心、慈愛的空氣給活活絞殺。¹³

正因為身體、人生是自己的，所以不該受到他人的掌控。不但再次提到反對生命主義的想法，更表現社會中的慈愛是虛偽的。而生府所提倡的互信互愛的社會，反而限制人未來的可能性，若是一切都受到生府監控、規劃、控制，人們完全沒有機會接受挑戰，以及受到挫折和傷害的機會；也會消滅在磨練中成長和進步的機會，和從中迸發靈感的可能性。若是只為了安穩生活於世上，而對於未知的世界、挑戰毫不積極，甚至希望可以全數迴避，那麼作為人的意義為何？處於一個關懷滿溢的社會，御冷彌迦感到不自在，甚至感到痛苦，所以才會做出這樣的發言。

結合上述的言論，可以發現御冷彌迦在學生時期基本上是以自身為出發點思考，在書中的言論也經常以「我」、「我們」做為主語發表，表現她對於自己的財產（身體）以及自己的未來、理念的重視，但也象徵思維較為自我，以猜想臆測大人的思考模式和作為來表現自己的重要性。

（二）自殺——實現自己價值觀的手段

御冷彌迦在學生時起秉持著「反對生命主義」、「反對生府一意孤行的政策」的理念發表各種言論，而學生時期也為了證明自己的理念而作出行動。最為重要的行動就是透過服用營養阻絕劑自殺。御冷彌迦學生時期的好友零下堂希安曾表示：「彌迦曾這樣說過，她受夠了資源意識，她希望證明我們根本毫無價值。」¹⁴這句話可以了解到御冷彌迦自殺的主要目的，「證明我們毫無價值」看似與上一小節提到的「自己的重要性」矛盾，但其實不然。

¹³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34～35。

¹⁴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143。

御冷彌迦反對生命主義，所以她認為人的生命不該視為資源，每個人都是獨立而自主的，若是自己的生命被生府視為重要資源而限制各種行為，而非被作為一個「人」來看待，那麼視自己為獨立自主的個體、視自己有重大的生存價值的我們，在社會體制下是否顯得沒有價值？換而言之，御冷彌迦認可自己的價值，但社會的價值觀卻和她的理念大相逕庭，所以才會認為生府眼中的自己是毫無價值的——因為那個不叫人的價值，只是物的財產價值。

此外，御冷彌迦從學生時期曾多次提出只要控制生府的系統，就可以藉此殺害大量民眾，例如：控制藥物精製系統來製造化學武器。然而這個時期她未有能力掌握這些資源，只是透過口語表達生府掌握的手段若被有心人利用將會造成大量的傷亡，而這些思考也成為成年後行動的雛形，只要掌握這些資源，就有能力達成自己的目的，這部分將在後面章節加以說明。

四、成年後御冷彌迦的轉變

（一）價值觀變化

成年後的御冷彌迦仍然反對生命主義，並希望透過一些手段來達成自己的目的。與學生時期最大的相異點在於——她已經掌握製造災禍的能力，並且可以造成大規模的傷亡展現自己的理念。御冷彌迦轉而認同生府因為害怕發生無法控制的動亂而創造和諧程式來消除人類意識的作為，然而這個程式無法輕易啟動，所以她採取行動來強迫生府高層人士不得不採取最終手段——啟動「harmony」和諧程式，希望透過少部分的犧牲來成就全體人類失去意識後的和諧社會，也是生府期望的其中一種型態。

御冷彌迦在學生時期，為了證明自我的價值而服用營養阻絕劑自殺，被家人發現異狀後進入醫院進行治療。儘管她並沒有真正死亡，但因為她的行動、言論受到一些研究學者的注意，於是將御冷彌迦的身體帶到國外進行研究。

學者們為了研究如何防止人民違反生命主義而自殺，透過「消滅人類意識實驗」觀察執行結果。藉此，學者們證實這個方法是可行的，但因為他們和生府人士對於「消滅人類意識是否等同於死亡」而遲疑。然而，經歷這個實驗的御冷彌迦體驗到幼年時沒有意識時的幸福感，因此她相當肯定這個作法的可行性，並認為消滅人類意識才是營造真正的和諧社會、使所有人類都幸福的唯一方法，所以開始思考如何透過大規模的傷亡逼迫生府的高層人士執行和諧程式。

為了製造大規模的動亂，御冷彌迦在電視直播中播放恐怖預告，並透過操控播報員自殺來告訴民眾——你們必須在期限內殺害至少一人，失敗者將如同播報員一樣「被自殺」¹⁵。她說道：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內，請至少殺害一個人以上。方法不拘。請以此證明只要是為了自己好，別人會變成怎麼樣都無所謂。要知道，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生命，請釋放這樣的情感。做不到這點的人，就請你死吧。」¹⁶

對此，筆者認為這段發言最主要是再次展現「自我」的思維。因為對御冷彌迦而言，生命的價值是由自己來判定，當社會價值觀明顯跟自己的理念衝突，為何要居就自己接受社會給予的價值觀？人民無條件的互信互愛，御冷彌迦不認為他們是自動自主的，而是受到生府主張的理念所驅使而生，所以她才會說道：「請以此證明只要是為了自己好，別人會變成怎麼樣都無所謂。要知道，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生命，請釋放這樣的情感。」御冷彌迦為了讓人們重新體驗到被迫壓抑的、失去的「我」，不同於「公共的」、不同於「社會的」、更不同於「別人」，她直接採取最極端的手段逼迫大眾面對——御冷彌迦知道只有在自己的生命受到迫害之時，人的本性會驅使每個人為了生存而不擇手段。透過這段恐怖宣言將可以讓人民感到恐慌，進而為了生存而殺害周圍的民眾。

此外，御冷彌迦不認同生府人士所言之「意識停止等同於人類死亡」的說法，因為只要系統研發地足夠完善，人類不需要仰賴意識來做決定，系統自動會判斷出最適合的方案，人類只要按照這個指示執行即可。對此，御冷彌迦談到做出恐怖宣言的目的時，她曾和霧慧敦說道：

「在高加索山裡明明就有一群少數民族，數千年來一直是這樣生活。只要系統夠成熟，就不需要有意識來下決策。」¹⁷

¹⁵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189～193。

¹⁶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192。

¹⁷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323。

這段話可以分兩部分說明：首先是認可生府高層人士創造和諧程式的用意。御冷彌迦認為只要透過完善的系統，即使人類沒有意識也能安穩地生存，甚至是創造更加安穩的社會，因此，可以推知她認同生府創造和諧社會的想法。

再者則是提出一個新的主張——只要人類的意識消失，才能夠達成生府所謂絕對和諧的社會。御冷彌迦屬於高加索山裡的少數民族，原本安穩的生活因為戰亂而被摧毀，甚至受到性暴力而產生意識¹⁸。所以對她而言，人類的意識就是阻礙和諧社會發展的存在，只要意識消失，就可以和幼年沒有意識的時期一樣安穩的生活，和生府創造和諧程式的用意在某些方面不謀而合，但差異點在於生府認為這是最終手段，但御冷彌迦認為是必要手段。藉此，將可以創造真正和諧的社會，帶給全體人類真正的幸福，而不是生府人士所定義的「假幸福」。可以發現此時御冷彌迦不再只是從自我為中心思考，而是以全體人類的幸福為目標，希望透過消滅人類意識創造真正和諧的社會

（二）重塑價值觀的原因

御冷彌迦在學生時期曾經自殺並被醫療機構搶救後宣稱死亡，因御冷彌迦在生前簽有遺體捐贈同意書，她的身體被霧慧敦的父親霧慧諾雅達作為實驗對象。此處也可以看出來研究、醫療機構有互相合作，即使沒有真正死亡，只要是因自殺而送進醫院搶救的病患都會為研究機構所使用，作為控制人類自殺想法的研究對象。¹⁹透過研究機構的「治療」，御冷彌迦和幼年時期一樣失去意識，重新體會沒有意識時的生活。

當霧慧敦問及父親御冷彌迦在實驗進行時的狀況時，霧慧諾雅達表示：

「恢復」正常後的彌迦說，當時的感覺只能用恍惚來形容。失去意識時，她還是很正常地用餐、唸書、和我們談話，換句話說，她一樣可以若無其事地生活。彌迦說，她恢復意識後完全不記得那段時間發生的事。只體驗到一種被朦朧的幸福世界包覆、恍恍惚惚的感覺。²⁰

¹⁸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317～318。

¹⁹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137、237～242。

²⁰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249。

筆者認為這段話足以展現為何御冷彌迦的價值觀會重塑。以下將分為數個部分解釋。

1. 無意識生活的幸福感

因為御冷彌迦重新體會到類似幼年時期的生活，所以認定無意識是創造和諧世界的必要條件。根據上文，可知御冷彌迦是屬於沒有意識的少數民族，自從有了意識並送往日本安置後，她始終不認可生府秉持的理念，但只能提出反生命主義的想法，無法看出實際想要實現的目標。筆者認為可能是因為御冷彌迦幼年時所受的性暴力導致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簡稱 PTSD²¹，使得御冷彌迦深刻記得幼年被施暴的狀況，但忘卻幼年時和美安樂的族群生活。因此，在透過實驗短暫消滅意識後，御冷彌迦重新感受到幼年時期沒有意識時的幸福感。

除此之外，因為幼年時御冷彌迦是因為性暴力而催生出意識，她對於「產生意識」這件事不太可能抱有好感，甚至會有一定程度的厭惡。之後御冷彌迦被安置到日本的家庭中，儘管周圍人們都釋出善意，希望竭盡能力去幫助這個飽受戰爭摧殘的孩子，但因為 PTSD 其中一個特徵就是高敏感²²，尤其是對於周圍的群眾的言語、行動會有較為明顯的反應。幼年時期，御冷彌迦就是因為受到士兵強暴而產生意識，再加上高敏感性，她對於這些人們的關心抱持著畏懼、懷疑的態度，所以御冷彌迦會認為她不要被「慈愛」的空氣活活絞殺。²³

經歷實驗後，御冷彌迦發現消失意識時的朦朧幸福感正是她所追尋的完美世界，因此，她希望透過一些方法消滅所有人類的意識，回到她心中所認定的伊甸園，因為御冷彌迦在實驗的過程中體認到——消失意識時，人類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幸福，如同她在幼年時期的生活，御冷彌迦認為人類意識的消失才是營造和諧社會的唯一辦法。

2. 實際體會生府做法的可行性

藉由研究機構的實驗，御冷彌迦暫時恢復無意識的狀態，透過實行研究時所感受到的幸福感，間接表示她逐漸認可生府的做法。此時的御冷彌迦轉而體認到消滅人類意識才能真正創造和諧的社會，而生府的掌握的和諧程式可以確實做到

²¹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 PTSD：是指人在經歷過戰爭、性侵、自然災害、虐待等經典創傷來源產生的精神疾病，特徵為高敏感、情緒麻木、不斷出現情境閃現。為現今美國最普遍的精神疾病。詳見 David · J · Morris 著，吳張彰譯，《凝視創傷：不是每一種傷痛，都能被看見》，台北市：三采出版，2018 年，頁 5~6、26。

²² 高敏感：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 一經典特徵，詳見 David · J · Morris 著，吳張彰譯，《凝視創傷：不是每一種傷痛，都能被看見》。

²³ 伊藤計劃 (Project Itoh) 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35。

消除全部人類的意識。御冷彌迦極力希望可以掌握這個手段，或透過其他方法，如做出恐怖宣言，可以逼迫生府執行這個程式，使全人類一起體會她在實驗期間體會到的幸福感。

然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必定要有強勢、絕對的手段使人民畏懼而服從御冷彌迦的指示，因為她在實驗過程中，不但發現這個裝置可以消滅人類的意識，更可以控制人類決策的能力。書中曾提及科學家為了使醫療分子能突破血腦屏障²⁴而進行各項研究，其中一位學者認為只要操控造成不同慾望的回饋系統各要素，就可以控制人類的意志²⁵。書中曾提到：

慾望與回饋緊緊相繫。對某個慾望所得到的腦內回饋若太低，在剛剛的比喻中，那個慾望的代理人就會失去幹勁，在剛才所說的「腦內會議」中就很難取得主導權，而人的決定也會自行改變。²⁶

透過這段文字可以發現科學家進行的研究是可以控制人類的選擇，若御冷彌迦可以掌控這個技術，她就可以強制改變人類的選擇，例如：違抗一個人的意願強制自殺，也是御冷彌迦確定這個生府做法的可行性的一大關鍵。透過她強制新聞記者自殺的舉動，可以發現御冷彌迦確實掌握了這個技術，也因此可以製造大規模的動亂逼迫生府啟動程式消滅人類的意識。

綜合上述兩點，因為御冷彌迦在實驗時期感受到之無意識生活的幸福感，並實際體會生府做法的可行性，所以使原先認為活出自己的生命、展現自己的價值才最為重要的價值觀，因為這段時間的經歷而重塑。雖然仍反對生府堅持的生命主義，但以往否認生府希望創造真正和諧社會的想法，現在則重新認可生府的想法的可行性。儘管生府極力避免啟動和諧程式，因為生府認為消滅人類意識等同使人類全體死亡，所以認為那是萬不得已的最終手段，但御冷彌迦認為這才是營造和諧社會唯一的方法。

（三）解決「衝突」的「和諧」行動

²⁴ 血腦屏障：是一個可以選擇性決定通過物質，是具有複雜指示性的篩選構造。詳見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109。

²⁵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162。

²⁶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162。

為了使生府啟動和諧程式，御冷彌迦發出恐怖宣言和操控播報員自殺來引起人民恐慌，使得生府不得不執行最終手段。這個程式的啟動將會導致全體人類的意識消失，也是御冷彌迦的目的。然而，當霧慧敦和父親談到研發的系統時，曾提及：

「這我明白。因為那群老人害怕。害怕混沌。害怕人類失去理性。暴動和民族屠殺一再重複，好幾顆外流的核子彈在這顆星球表面爆炸，他們害怕那樣的時代。」²⁷

由此可知，生府的高層人士是因為害怕人類失去理性而引發動亂並造成傷亡，所以一再宣導生命主義的理念，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的生命，並透過各種方式落實生府的理念。然而，這也暗示生府在根本上害怕、不信任人類——若是讓人類自由發展，以後極有可能會因為某些事件而再次發生毀滅性的暴動，所以竭盡所能地控制人民的行動、思考來維持社會安定。

但因為這個程式啟動的作用就是人類意識的滅亡，儘管大家只是失去自己取決的能力，對日常生活幾乎沒有影響，但生府認為意識的消滅等於死亡²⁸，所以對於是否啟動相當謹慎。而御冷彌迦卻認為這是達到和諧社會的必要途徑，所以希望大規模的傷亡使生府的高層人士害怕，為了保護自己和生存人民的安全而不得不採取最終手段——啟動和諧程式，消除人類的意識，使人民遵行社會價值觀並減少傷亡。

對於促成大規模的動亂，御冷彌迦表示這是一個必要的犧牲：

「每年都有數百萬人說他們討厭這個世界，為此而死，他們全都採取自殺這種人類最不該有的行為，受盡他人同情、輕視的眼光，儘管如此，他卻

²⁷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239。

²⁸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248～249、323。

還是認為人類不能失去意志和意識。我實在是搞不懂，所以我得想辦法才

行。我要為每年白白犧牲的數萬條靈魂創造一個沒有靈魂的世界。」²⁹

這一段話，表現御冷彌迦作出這些行動的原因和目的：

1. 御冷彌迦反對生府堅持不能失去意識的想法

雖然日常生活不會受到影響，但因為意識消去的不可逆，以及人類失去自主選擇的能力，生府對於這個手段秉持保留的態度，對和諧程式的啟動相當謹慎。而御冷彌迦卻無法理解為何生府要堅持保留人類的意識，消除意識的生活是回歸到幼年時後所體認的和諧社會，只要系統控制完善，必定可以營造和美安樂的社會。

除此之外，原本反對生府以生命主義的口號，恣意剝奪人民自由、自我價值的民眾，不用再受到遵循生府價值觀的人民的目光影響，因為只要消除意識，每個人都是遵循社會價值觀行動，不會再有人為此而苦惱，甚至是自殺，對御冷彌迦而言，這不才是真正和諧的社會嗎？御冷彌迦對於生府對於啟動和諧程式遲疑的態度感到不以為然。

2. 為了不使更多人因社會價值觀犧牲，必須啟動和諧程式

御冷彌迦認為這些為了政府價值觀犧牲的人民是被犧牲的，因為他們的自殺是生府堅持不消除人類意識所造成的惡果，若是生府不堅持己見、一意孤行，社會是不是就會更加和諧？人類是否不再因理念和社會價值觀衝突而自殺？既然認為消滅意識等同於死亡，何不勇敢承認自己不再是人？³⁰為了達到保全絕大多數人類的性命，必須犧牲一些人，包括在恐怖宣言中自殺的人類、先前因為理念衝突而自殺的人民，以及阻礙計畫進行的研究員——霧慧諾雅達³¹，藉此才能達到終極目的——創造一個沒有靈魂、意識的和諧世界。

筆者認為作者特別提到學生時期和成人後御冷彌迦皆透過殺害來展現自己理念的原因，最主要在於凸顯行動目的的不同，以及表現御冷彌迦對這個做法十足的認同。在學生時期，御冷彌迦反對生府宣稱的生命主義，因為還沒有能力掌握社會中的各種資源，只能提出各種可能的方法、假說。若是說有什麼方法可以

²⁹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325。

³⁰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322。

³¹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326。

充分展現反對生命主義的理念，那就是直接做出與其背道而馳的做法——自殺。透過自殺，御冷彌迦想表現反對政府恣意控制人民自由、剝奪人民價值、隱私的惡劣行為。另外，她也希望透過這個方法展現自己作為人類的價值，而不是生府認定的「物」的價值。

成年後，御冷彌迦仍然反對生府秉持的生命主義，並且認為殺害生命是最直接的方法。然而，這個時期她不認為自殺可以改變生命主義，御冷彌迦希望可以透過一些方法改變整個社會，使人類徹底擺脫生府的控制。於是經歷過消滅人類意識的實驗後³²，她親自感受到消滅意識時的幸福感，並認定這個方法才是創造和諧社會的唯一方案。因此，她希望透過大規模的動亂使生府高層人士對於人類造成的動亂感到恐懼，進而啟動和諧程式、消滅人類意識，進而達到御冷彌迦的目的。

綜合上述討論，可以發現御冷彌迦和社會價值觀仍有很大的衝突，她所認同的只有其中創造和諧社會的理念，然則對於和諧社會的定義，她認為唯有讓全部人類的意識消失，才能真正成立一個和諧的世界。因此，御冷彌迦製造大規模的動亂，使生府的高層人士因為害怕人類失去理智而啟動和諧程式，徹底消滅人類的意識，即使達到這個目的需要犧牲一些人類也在所不惜，與生府秉持的生命主義、身體公共化等理念背道而馳。

五、結論

透過書中御冷彌迦陳述之自殺的目的、對於社會體制的想法，可發現她在幼年時期的表現傾向於對社會體制的不滿；成年之後，御冷彌迦只有認同部份生府的作為，所以手段僅止於希望消滅人類的意識，也就是政府迫不得以才實行的最極端的作法，而非和政府合作。

御冷彌迦在兩個時期均沒有完全認同書中社會的價值觀，始終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扞格，差異只在於衝突處發生轉變：幼年時期，御冷彌迦反對身體公共化，並希望透過自殺表達自己的身體是自己的，是以自己為中心思考；成年後，她並不認同政府現有的政策，希望透過極端行為刺激政府直接消滅人類的意識，為人類帶來真正的和諧，是以全體人類的生活為中心思考而非單一個人。兩個時期的她，雖然在思考上在表面上有了大幅度的轉變，對於社會制度背後的價值也有了

³² 伊藤計劃（Project Itoh）著，高詹燦譯，《和諧》，頁 247～249。

不同的思考方向。然而在本質上，御冷彌迦的價值觀始終和社會價值觀有著衝突，兩者終究無法相周合。

筆者認為，本書作者塑造御冷彌迦衝撞社會體制形象的目的，在於讓讀者思考：「若是我們的社會是無痛無病、豐衣足食的生活，但我們會缺少面對任何挑戰、困難的機會，是否我們會接受之？」而御冷彌迦的行動正是表現她的不認可，不論是幼年或成年後，都有對於社會體制有所不滿之處，或許這是一個答案。



六、參考書目

1. 伊藤計劃 (Project Itoh) 著，高詹燦譯，《和諧》，新北市：繆思出版，2014年。
2. 伊藤計劃 (Project Itoh) 著，麥蘆寶全譯，《虐殺器官》，臺北市：東販出版，2015年。
3. David·J·Morris 著，吳張彰譯，《凝視創傷：不是每一種傷痛，都能被看見》，臺北市：三采出版，2018年，頁5~6、26。

